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二年秋七月庚寅朔彰化留後同知太宗正事守  
節卒贈鎮江節度使追封丹陽郡王謚僖穆守節性孝  
謹母譙國夫人杜氏卒嘗刺臂血寫佛經舅從保卒鞠  
其二孤為畢婚嫁治家嚴肅頗通時務號賢宗室云

丁酉廢沔陽縣入玉沙縣

癸卯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兼管勾涇原兵馬事

詔臣僚無得於府州市馬罷溝洫河道司令逐處州

縣分領之

甲寅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為起居舍人知諫院樞

密院言河東安撫使段少連乞罷陝西河東鈐轄等巡

邊名目或欲令兵馬司臣僚視兵甲城寨經度隣界事

由等即令簡徑出入不須張皇從之

丁巳知太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

戊午徙鄭州陳堯佐判永興軍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涇原路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緣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都部署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閒燕以

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

上訖不從  
據寶訓

八月癸亥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性卞急好進取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朝廷言兵初貶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

簡通判州事故詢待遇特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之力也

甲子新判永興軍陳堯佐復判鄭州時御史言方西邊用兵宜得重望大臣以鎮關中堯佐因自陳與范雍為親家而力辭之徙知并州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杜衍知永興軍加刑部侍郎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任中師為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賜御劍自隨許便宜從事

丙寅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至所部百日知州通判一月而部吏犯賊者始坐失按舉之罪先是監司守倅親事未浹旬而部吏犯賊者並連坐故更著此條

戊辰秦鳳部署司言鞏築城蕃部嘉勒斯博格等內附請補本族軍主從之知慶州禮賓使張崇俊言知豐州王

餘慶之祖承美本藏擦勒族首領自其歸朝於府州西北二百里建豐州以承美為防禦使知蕃漢公事藏擦勒三十八族在黑山前後每歲自豐州齎錦袍腰帶綵茶

等往彼招誘間將羊馬入貢京師其部族或有過則移報豐州以蕃法處之天聖初承美死其後子孫雖相襲知豐州然官不出侍禁殿直又多年少不習邊事而威望不振以致藏獠勒各置首領而不常至豐州且藏獠族十餘萬衆人馬勇健與昊賊世為仇臣請選王氏族中有才幹機略者優與除官令知豐州密遣人齎金帛并募斬昊賊敕散與諸族其勢必能共力討賊又聞嘉勒斯賚已發人馬入西界若更使藏才交攻之是賊有腹背



之患也從之

慶歷元年七月知豐州王餘慶竟為元昊所殺則是張崇俊之言訖不從也實錄云

從之恐誤當

削此兩字

已已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

庚午上謂宰臣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別堯舜不易此道也先是盜殺其黨不自言而獲者舊止坐杖六十時知廬州王質輒論殺之大理寺援舊比駁以為非是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數上疏不報判大理寺杜曾言羣盜自相屠害初因并取其財或以強凌弱而罪

止杖六十故為盜者肆行剽劫第殺其黨一人則雖就  
執皆可以自免惠養姦惡恐非法意請付有司議朝廷  
以方劾廬州官吏曾不當因事請改法降曾知密州質

尋亦罷廬州監靈仙觀

質監靈仙在十二月辛未

然論者以曾質所

言為得曾雷澤人堯臣子也為吏號知法嘗言國朝因  
唐大中制故殺人雖已傷未死已死更生皆論如已殺  
夫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先王不易之典律惟謀殺已傷  
則絞蓋甚其處心積慮陰致賊害爾至於故殺初無殺

意須其已死乃有殺名苟無傷名而用殺法則與謀殺孰辨自大中之制行不知殺幾何人矣請格勿用又言近世赦令殺人已傷未死者皆得原減非律意請傷者從律保辜法死限內者論如已殺勿赦皆著為令 知原州六宅使郭志高請部內募置弓箭手五千人從之辛未府州都孔目官勾當府谷縣折諫為三班借職州境皆党項部落故事但以孔目官主縣事教練使為獄官時知州折繼宣所為多不法諫又倚以為姦轉運使

奏其事朝廷不欲推罪而補之以官

甲戌美人苗氏生皇子

丙子德音降三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賜諸軍緡錢  
詔文武臣僚奏薦子孫授京官及補三班使臣者年  
雖及格而未授差遣者毋得給俸又詔廊延路騎兵  
闕馬聽如廣銳軍例市之免河東陝西流民所過度  
錢

丁丑給皇子俸錢月二十萬春服綾絹各十匹紫羅一

匹冬服綾十匹綿五十兩

兩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饑庚辰命起居舍人知制誥  
韓琦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  
舍人王從益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梓夔  
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元正  
副之

初帝用禮官議祀高禩於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像於  
宮中以祈皇子已而苗夫人有娠見日在帳中赤虵出

於殿墀又神光照庭及皇子生資質端碩帝聞若神人告曰最興來因以為小字辛巳命參知政事王融以太牢報祀高禩

乙酉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龐籍為契丹生辰使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杜贊副之右正言直集賢院判都磨勘司王拱辰為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彭再問副之丙戌詔後苑龍圖天章閣延福宮等處歲所收課利元係三司者並還屬之仍出所貯金帛緡錢各一萬付左

藏庫

九月甲午以美人苗氏為昭容俞氏為婕妤

知府州左藏庫使恩州刺史折繼宣苛虐倍刻種落嗟  
怨流移乙未責授繼宣右監門衛將軍楚州都監擢其  
弟繼閔為西京作坊使知府州仍以敕榜慰諭軍吏百  
姓各令安集已而復有訟繼宣不法事者再降為太子  
右清道率府副率

御史中丞孔道輔性鯁挺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



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即詔道輔他徙殿中丞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隕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請勿令道輔避帝曰若此豈重宗廟乎丙申詔宗古免劾出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憮人之言入矣未幾果出宗古宗彝弟也

己亥皇長女封福康公主次女封崇慶公主福康母曰

苗昭容崇慶母曰俞婕妤初議封爵下崇文院檢討典故而王宗道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郡名有以美名者文皇女幼在宮中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以美名乃詔用明皇故事詔益梓利夔路募人入粟補三班借職及齋郎者與免本戶色役其攝助教長史司馬犯私罪杖情輕者仍聽贖

壬寅詔河北轉運使自今並兼都大制置營田屯田事甲辰斬偽環州刺史劉奇徹於都市奇徹名重信為元

吳招誘延州屬羌而金明都監李士彬執送京師遂斬之

乙巳上諭輔臣曰今言事者或譖毀大臣揚君過以釣虛名不能補益時政恐寢成俗朕甚惡之張士遜對曰陛下洞察邪正則憚訐之人宜自誠懼也詔兩川饑饉百姓艱食其盜賊劫廩穀非傷殺人者並刺配五百里外牢城為首及累犯盜者配出川界俟歲豐如舊庚戌上諭輔臣曰京城北有古井民間相傳汲水可以

愈疾投紙可以驗神朕惡其惑衆已令塞之張士遜對  
曰妖妄之事誠不可滋長也

甲寅秘書監分司南京管勾兗州仙源縣文宣王廟事  
孔勗為工部侍郎致仕仍以其從孫國子監主簿襲封  
文宣公知仙源縣宗愿兼管勾廟事

丁巳降知隴州供備庫使王守琪為路州都監坐擅配

卒修城也

王守琪知隴州不知在何時據富弼疏云河北巡檢王守琪捉殺得濁流寨潰散兵士三

十人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差知隴州又按葛懷敏傳云懷敏知雄州濁流寨兵叛殺官吏潰去懷敏發兵

掩襲盡誅其黨而懷敏以寶元二年五月自雄州徙滄州然則王守琪差知隴州當在寶元元年或二年春也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竊聞去歲十二月趙元昊反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不容頃之間輔相馳車馬於康衢殊乖坐鎮之重變起倉卒事無準繩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者元昊常勸德明勿事明朝且謂所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苟至失衆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時德明以力未

甚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往蓋示懷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久則生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否藏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而熟察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納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為其備詳至於宮禁之私亦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之謀豈顧守宗盟坐受羈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

山馬能走險湖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需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襲追以逗撓為困人之謀以遲久為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知先朝加兵於我而終棄靈夏況我強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能得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為匆遽而見迫或欲負宸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忽

下編於臣列深耻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元  
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  
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  
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  
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誠不疑倚為謀主彼數子者  
既不得志於我遂奔異域觀其決策背叛發憤包藏肯  
教元昊為順乎其效鄭美必矣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  
也西北相結亂華為虞自古聞之於今見矣頃者元昊



援契丹為親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國之強方敢立中原之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略舉八條止為戎事未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事伏聞元昊遣使全擬契丹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勇悍難制彊辨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

是元昊選任取其籌畫推為腹心必謂不敢加誅得以恣行倔强以能揣敵情為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來之意是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即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奸好亂之漸豈不韙哉豈不快哉戎人必憚而失圖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恣其貨易待以

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服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凡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致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之懷柔耶則元昊悖逆之性豈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率無可觀只是執事者選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假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斥回使其不測深淺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理有可

從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況當事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如此取侮之道也二事伏自元昊稱亂西鄙震驚或帥臣乞師或朝議遣戍緣邊要害宿兵猥繁雖舊不佞然亦不過二三十萬京師屯衛則差減天下禁旅則尚多起為應兵未當乏使切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四月未及半年之內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

郡邑無不張皇仍帶殿侍數員番次押人赴闕村民恐  
懼謂點鄉軍致有奔竄山林鑽鑿支體不顧傷毀苟避  
刺黥久乃知其非然其如終是已惑三揀兵士厥數臣  
則不知然觀此施為所獲必鮮若其事頻驚衆則莫甚  
於茲臣又伏思內則省廷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勤勞  
供職嚴峻用刑所急之須惟財賦是務盡農畝之稅山  
澤之利舟車屋宇蟲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征共知  
困窮都為賦歛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

可謂多矣財可謂耗矣今始用武遽稱乏人即不知向時所贍之軍何在所耗之財何益殊未戰鬪已大驚擾萬一或致敗衄頻有殺傷須行補添別設應援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揀選者幾番比之今來必大興作凡係兵籍既已不充所謂鄉軍豈免強配此時百姓所懼將來必見不虛若果行之所患非細三事伏見今年四月降中書劄子稱臣僚上封財賦所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羨登用備供入乞

戒諭諸路轉運司如用度闕須管自擘畫支贍若的是圓融不出即許於隣道錢穀有剩處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請錢銀之類徧行下者

劄子未見當考

伏以國初

疆境甚隘財賦至微而征伐不停用度亦足洎太祖太宗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浙荆南湖南廣南閩粵之地何啻萬里不許逐方私積寶貨當時盡歸京師且以後來賦稅無不經度逐州只留實約軍費其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間遠邇不問炎涼輦運縱

橫水陸奔湊官用督責時無暫休凡天下如此者已七十年矣豈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乎而又干戈不作華夏底寧惟是常須絕無他費臣謂都下財貨固當在處如阜有入無出莫知紀極今諸路運司以逐州實約之費無多羨餘其間年歲有凶歉則必蠲除朝廷有要索則必應副多方搜括裁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廷既行誠諭運司不敢冒違無計以供惟民是問民若可出豈復行仁民又不禁必生怨怒



虧損和氣馴致深憂況是元昊擾邊陝西被苦士馬日  
濟芻粟頓加繕治甲兵修築城壘百役興作萬倍艱難  
復阻旱災無收農賦中糴之入既不厚鬻爵所入又不  
豐數十萬兵何所仰給坐觀困敝不行救恤而執事者  
尚曰財賦者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不繫  
於我爾自營求是何乖方之深也竊聞太宗皇帝初實  
內帑嘗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至時不免  
擾民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民也其後皆如詔

卒不撓下今元昊背叛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圖共禦寇而反靳中府無用之物擾西方已困之民惜財費人非太宗皇帝之用心也四事竊見去歲降詔令內外兩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并軍職刺史等近百人各同罪保舉殿直京官已上委無賊私即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惟憎與忌者固非存公萬一才德雖䟽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戾所為相乖使之

擇人何由得士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才不  
必高若限以官選求必恐其才德遺逸小而下者安可  
厚誣京朝官殿直之流固有可採借奉職選人之輩豈  
盡無能假有兩省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  
識一借職果有異術皆可薦舉寘於邊陲而限以詔條  
須且棄置宛轉尋訪別得所聞久諳與旋擇固殊目覩  
與耳聞又邈限官而選得士為難臣伏望兩省官諸司  
使副或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詔宜令兩府精

擇有才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令舉官仍宜不限品秩自借奉職選人以上皆得充舉所保之事須保堪任邊上重難任使如上之所陳或本人邊事不集並當同罪則人人自畏豈敢容易而舉哉十得十百得百不虛受不濫賞斷可知矣五事竊聞廊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虜去軍民甚眾西路供奉官閤門祇候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

尊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既衄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擒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矣伏見范雍劉平者國家方大倚注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當茲始初用武尤在賞勸激人苟未得宜必難勵衆臣竊聞河北一都巡檢王守琪捉殺得濁流寨潰散兵士二三十人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差知隴州又見京東都巡檢李知和捉得刼賊七人自內殿崇班轉供備庫副使此二賊徒者只是草竊之輩固非

勅敵之人殺之不足震天威縱之不能成大患而王守  
琪則驟遷十餘級李知和亦超轉兩資官至於馬遵者  
出境討賊不顧存亡援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壯朝  
廷之武下可以抑僭國之強比王李之功效則度越有  
餘比王李之遷酬則數倍不足邊臣見之失色元昊聞  
之長姦用人若斯致寇之道也六事近於七月中伏聞  
中書樞密院同進購募元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夫購  
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

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輒滋背畔稽之典策自存討禦而執事者不為良畫遽勸陛下行亂秦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非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亦或為之何則苦於用兵為助兵之術則購之漢高祖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憂懼計無所出則購之王莽購劉歆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未能應則購之梁太祖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甲兵之強無以加討則購之楚平王購伍員之

類是也四購雖設無一獲者是購為無益不可全任明  
矣七事伏聞秋初夏守贊為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  
大權起於有唐始用宦者降及後世更以武臣國家恩  
禮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代天子之武威勢均  
中書號稱兩府苟為輕授不若闕官夏守贊早事先朝  
嘗參儲吏既緣攀附漸致榮顯但事貴驕固思畏謹每  
更劇任頗乏清名才術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居衆賢  
之上俾贊萬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伏見元昊作



梗西陲用兵上資睿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庶臻泰定  
以安黔黎所宜遴擇才能削平禍亂而罔詢厥德遽用  
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臣又慮  
議者以其嘗為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以其久歷寄任  
而謂之耆舊可尊以其官是節制而謂能知兵以其貌  
甚魁梧而謂能鎮俗是皆不然惟盡公者可以親信不  
主乎攀附之遇惟宿德者可謂耆舊不主乎寄任之多  
有才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官有器業而不佻則

能鎮俗不在乎貌伏惟陛下察守贊之所立驗守贊之所為可謂盡公宿德者乎可謂有才武而好學有器業而不佻者乎八事伏聞西鄙用兵已來不佳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臣竊詳所謂未見其宜謂之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浼瀆則非所以詢芻蕘而廣接納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方今用兵要在開通壅塞與舊不侔非可以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時也謂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面對則既

已委任用為好人非所宜鄙之也謂之朝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規制何由聞達非所以博究利病而剪除凶孽之意也以此四事求之臣故曰竊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興陝西大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蓋亦旁備他盜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於咫尺待以雍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懼盡意敷

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嚮之邪正可者則獎  
激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謂官家知我姓  
名身心有所分付不患邊奏不省不憂權臣害能各盡  
所懷無不感悅勇銳而去罄竭為期刻志夷凶立功報  
主局分豈有不集邊事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而  
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陛  
下勤勞之心豈不至哉接納之禮豈不優哉聞見之事  
豈不博哉議者又謂臣曰此非主上怠於勤勞而疎於

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常慮獲辜不欲許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指陳兩府之非開悟聖人聰明則非已之利也故但奏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與遷陟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是徼望恩榮別希錫賜以此罔上上以為然意要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子耳目自以為安身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惟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冬十月辛酉以環州生戶羅莽為右班殿直子日威為本族軍主羅莽嘗受元昊防禦使率其族來歸特錄之癸亥禮部侍郎致仕燕肅言每遇朝廷大慶會欲於在所通表章從之

甲子罷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謂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禮

不稱輟朝故罷之

宋敏求春明錄云國初以來惟正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

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官至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

宗正寺

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

丙寅上御過英閣觀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戒正說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上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經史規鑒事迹

己巳壽州長史林獻可言國家休咎之事上謂輔臣曰

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隳若堯舜之  
世雖有災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為福今之  
言者多挾此以求進用不可不察

庚午賜麟府州及川峽軍士緡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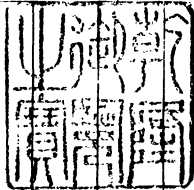
癸酉降益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  
受賕鎬失按舉也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  
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

丁丑罷陝西諸路州所增壯丁



辛巳曲燕近臣於崇政殿以講左氏春秋故也

甲申詔兩川饑民流徙出劍門關者勿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sub>臣</sub>劉錫五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sub>臣</sub>今法御<sub>臣</sub>鄒玉藻

謄錄監生<sub>臣</sub>俞錫玉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五

宋 李燾 撰

仁宗

寶元二年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  
賜三司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  
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歛也 刑  
部郎中直集賢院王皞上唐餘錄六十卷降勅獎諭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簾都堂中間而施  
帷幕兩邊令內外不相聞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  
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示之  
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得俯近簾前御試  
考校並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點抹於卷後通計  
之若塗注脫誤四十字以上頗為不謹亦依禮部格少  
字數退黜之

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詩

又出寶元天人祥異書示輔臣其書蓋上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釐三十門為十卷

甲午以河東大通監隸并州仍命京朝官為知監兼交城縣事

丁酉降寧武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為尚書左丞知揚州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程琳為光祿卿知潁州御史中丞孔道輔為給事中知鄆州刑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龐籍知汝州開封府判官金部郎中李宗簡追一任官

勒停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麻溫其落職  
監當司門員外郎張純堂後官國子博士李備遠處監  
當光祿寺丞程琰荆湖北路監當前太常博士直集賢  
院呂公綽前太常博士呂公弼王疇罰銅十斤奉禮郎  
中丁諷罰銅四斤先是權知開封府鄭戩按使院行首  
馮士元姦賊及私藏禁書事而士元嘗為度強取其隣  
所賃官舍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  
七歲宗室女所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之琳陰

使士元諭以偕幼宜得御寶許弼乃售其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即市取之及令弟琰同士元市材木籍與公綽公弼皆嘗令士元雇女口溫其坐託士元賒買鹽虛作還錢月日而純與備亦坐託士元引致親戚為軍巡推司及府貼司疇諷並嘗以簡屬士元理逋負士元既杖脊配沙門島而宗簡輒私發公案欲營救之開封府推官王逵具以白戩遂奏移鞫御史臺獄具詔翰林學士柳植錄問是日旬休上特

御延和殿召宰臣等議決之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察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又事初下臺止隔戩籍入朝而不隔度及琳故特貶焉宗簡沆子疇博文子諷度子遠濮陽人也戩強敏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愈急府白直陶信杖箠能輕重為民間所憚戩按其罪竄流之治士元獄朝



議畏其皦皦公綽等既被罰言者又奏父夷簡失義方

之訓夷簡時判天雄軍上恐傷夷簡意賜詔慰撫

公綽公弼

時丁母憂王疇父博文去年四月卒故皆稱前官散傳以為辭連宰相呂夷簡者誤也夷簡時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即不在中書

戊戌翰林學士工部郎中知制誥柳植為右諫議大夫

權御史中丞兵部郎中知制誥聶冠卿為契丹生辰

使代龐籍也冠卿五世祖師道楊行密叛奏號問政先

生鴻臚卿及使契丹契丹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

固有昌者嘗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  
命冠卿賦詩禮遇特厚

己亥上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如聞頗愜中外之論  
張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特出宸斷無以肅清朋邪上  
曰若周之十亂可謂同心同德大抵法令必行邪正有  
別則朝綱舉矣 詔盛度等如有章表所在毋得受

庚子內殿承制米知順為禮賓副使兼權茭村等族巡  
檢以禦西賊有勞也

米知順未詳何許人此必因賊寇  
保安故知順有守禦功當與盧守

懃等同一事今既先賞知順及後月守懃等遷官則知順但降褒詔不更遷官實錄載此事不詳當考韓琦明年奏疏云知順為元昊降虜不知事在何時亦當考琦疏附明年五月

賜延州東路經

戰陣蕃官茶綵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寅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驥為工部侍郎知樞密院翰林學士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宋庠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癸卯詔曰左右輔臣人所視效中執法朕之耳目而度

乘高勢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譎市第道輔又  
陰為之地奏請寬賞咸已正治厥罪其申告中外使知  
狀焉 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宋祁次當知  
制誥以兄庠在中書乃授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時陝  
西用兵調費日蹙祁上疏論三冗三費曰兵以食為本  
食以貨為資誠聖人所以一天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  
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私焉今左藏無積  
年之錙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冶銅匱而不發承平如

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今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徧更欲興數十萬衆以事外國可謂無謀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乏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貲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三冗不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方著籍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

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僧道定若干後毋得過此數此業一舉得耕夫織婦數十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小尪弱而悉刺之終圖供役本不知兵亦且月費廩糧歲費庫帛數口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賊者不可勝計朝廷每有夫役更籍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又且別給口券復覲賜錢廣募之無益請罷天下招廂軍其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

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  
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官  
未闕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  
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  
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限員以為定法其門廕  
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候有闕官計員增  
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日不有或  
七日或一月或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蠟

蔬膏麵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利於欺攘故奉行崇尚峻於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為陛下上事天地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疎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眉眉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



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別飭神祠爭修塏廟皆云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也公用之設所以勞民而饗賓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

力為無功之奉養坐靡邦用莫此為甚請自今地非邊  
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  
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  
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  
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  
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  
照飲馬西河蠹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  
求則用課鹽榷名為戚戚之計者同日語哉

初疏附見  
初以二年

二月權度支判官本傳載此疏於  
權度支判官後或當移見二月

甲辰贈右侍禁閣門祇候潘湜為登州刺史其子若愚  
若谷並為右班殿直若冲三班奉職若欽三班借職湜  
為延州東路巡檢與西賊戰并其二子俱沒故優卹之  
辛亥贈太子右衛率府率世豐為左領軍衛將軍仍賜  
進士及第世豐少喜學聚書率勵兄弟講習能為詩有  
聲宗室間因侍燕太清樓以善書褒贈繒帛尤慕為進  
士學嘗曰吾安得預科舉哉既卒其父從藹上其詩二

百篇特追賜焉

是月西賊寇保安軍廊延鈴轄盧守勲等擊走之

賊寇保安

稽古錄在十二月據范雍疏則在十一月實錄於十二月初九日書盧守勲等功賞凡功賞必因奏到乃行保安被賊決在十一月不在十二月也今從范疏繫十一月未更須考米知順遷官事賊又以三萬

騎圍承平寨廊延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據鞍慢罵者懷

德引弓一發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

賊圍承平據司馬光記開

乃十一月事又據范雍年末所奏疏亦稱十一月賊五頭項入寇承平當在其間今附年末承平所以不振許

懷德之力而范雍奏疏乃稱懷德不歷軍陣莫知何  
故當考按宋史許懷德傳載承平寨事與本文同

環慶鈴轄高繼隆等出兵破西賊後橋寨及破吳家外

藏覓金舍利遇家等族

破後橋寨實錄載於明年正月十七日蓋記其行嘗耳稽古錄

載破寨於此年十二月聚米經在十一月據范雍疏論諸路出兵牽制則聚米經十一月當得實今從之并附賊冠保安後

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自今毋得通賓客  
犯者以違制論若請求曲法之事則聽人陳告之 賜  
自京至廊延路馬遞及急脚鋪卒緡錢又賜廊延路戍

兵緡錢

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郎延鈴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懃為左騏驎使寧州都監東頭供奉官閤門祇候鄭從政為內殿崇班權東路都巡檢左侍禁張建侯南安寨策應左侍禁李惟熙並為東頭供奉官東路巡檢右侍禁閤門祇候孟方為西頭供奉官保安軍北路巡檢左侍禁南安寨策應右班殿直趙瑜為右侍禁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為右班殿直蕃官巡檢禮賓副

使米知順降敕書獎諭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青西河人也

劉懷忠之與西賊戰也其妻黃賞怡率兵來援多所俘獲丙寅封賞怡永寧縣君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雋日於紫宸殿受常參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

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  
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  
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  
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  
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  
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  
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  
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



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此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况唐

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為今之殿閣與唐制不同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為都官貲外郎知鄂州初中丞孔道輔與素連姻及舉素為臺官而未嘗以聞道輔既坐

鞠獄阿徇貶故并素出之 詔吏部流內銓自今府州

府谷麟州新秦銀城連谷等縣皆注正官為縣令

庚午詔審官院吏部流內銓自今當入益梓利夔廣南  
東西路官者若同居之親已在逐路聽權入近地

辛未知廬州祠部郎中集賢校理王質坐決獄非是責  
監舒州靈仙觀前通判廬州比部郎中陳執方通判潭  
州執方已去官法不應坐上謂輔臣曰執方乃同知樞  
密院執中之兄今獨免則人以為用執中故私之雖當

入知州可更令通判一任也

壬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宜如先朝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官令舉人初中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孔道輔舉王素上以為比周故降是詔 錄故右諫議大夫范杲孫軫為郊社齋郎軫嘗以郊祀恩當得仕而與弟翺爭訟於有司既報罷而軫自陳不已上曰軫范質之後不可使為編民特錄之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飢罷皇子降生進奉從韓琦之請

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収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  
悉為輕減蠲除之逐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六百六十餘  
人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明道中簡州勸誘納粟復糶  
之為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賑濟之餘非官  
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孔道輔既貶鄆州始知  
為張士遜所賣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  
遺直許之

乙亥秘書丞田京通判鎮戎軍著作佐郎令狐挺通判

延州祕書丞夏侯觀為內園副使邠州都監著作佐郎  
劉質為內殿承制寧州都監並以近臣薦召試方略而  
特命之京鹿邑人挺山陽人也

庚辰詔文武臣僚所舉使臣之有方略者並與召試其  
在邊及西川廣南者須代還

丁亥教閱在京宣効指揮

閏十二月庚寅禮部貢院言鑠廳舉人見任者自來止  
於隣近州軍取解不曾在立定解額昨者逐州並於舉人

額外解發朝廷例皆收試遂降敕旨不得於額外解發  
本院看詳逐州試官多以親戚舉人送隣州取解妨占  
本土孤寒舉人解額遂送轉運司別差考試每十人解  
三人為額今來却將鎖廳人於本州額內解發妨占本  
土孤寒深未便允乞送鎖廳人於轉運司考試別立一  
項解發詔兩制詳定翰林學士丁度等言鎖廳人今後  
在京於別試所在外於轉運司差官與親戚舉人同試  
十人解三人不及十人與二人五人已下與一人餘並

依親戚發解例施行從之

乙未閤門請上御宣德門宰臣親王樞密使使相自今許帶從人三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宣徽使二人並至第三重門兩制節度使至觀察使宗室正刺史以上一人並至第二重門從之先是每御樓從臣各挾所親上門闕初無定限知開封府鄭戩言乘輿所在禁衛不嚴故下閤門裁定此制

甲辰詔自今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若部內知州軍通判



知縣兵馬部署都監監押幕職官一員餘官二員知州  
軍通判若部內官一員犯贓至流而失於按察以至朝  
廷采訪民吏訴論或御史臺彈劾者方聽旨施行時以  
按察官所部廣而吏有一事覺多坐累降黜故稍寬之  
己酉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  
辛亥契丹遣天德軍節度使蕭洵太僕少卿韓志德來  
賀正旦

壬子賜陝西及麟府石三州緣邊軍士緡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敕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珪年族而去其書略曰特命之使未還南界之兵躁動於廊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鼓符印槍刀矛戟甚多兼殺下蕃人及軍將士不少又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脅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體又曰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妬何深况元昊為衆所推蓋循拓跋之遠裔

為帝圖皇有何不可又曰鄂特加回將到詔書乃與界首  
張懸敕旨不同又曰元昊與契丹聯親通使積有歲年  
炎宋亦與契丹玉帛交馳儻契丹聞中朝違信示賞惑  
亂蕃族諒為不可又曰伏冀再覽菲言深詳微懇回賜  
通和之禮洵行結好之恩

據夏臺事迹有元昊嫚書稱  
天授禮法延祚二年十二月

蓋此年冬未也嫚書言邊兵  
九處入界實錄都不詳當考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四十七萬九百九十五口  
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客戶三百七十萬八千

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四百二 直史館  
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詔德祿以賞  
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  
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無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  
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也非特如此  
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貽患上乖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既  
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而天氣赤黃及丁傅  
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

二曰遴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已為官濫而復有  
論述微効援比希進者朝臣則陞監司使臣則有授橫  
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  
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  
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助國為官擇  
人之義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  
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  
大夫參驗以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

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遷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陞朝官舉三人今才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薦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章服朝廷中有執技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

而朝儀正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則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間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已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冠準判銓薦選人

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為吏部非其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郎中以上出為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算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



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不慮不為用七曰辨忠邪夫忠  
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之  
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惡而肆其毒矣  
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  
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  
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  
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脩備預國家  
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

而不豐甚可怪也往者明道之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夫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卹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雕偽之原則國富食足矣民足於下

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尋除史

館脩撰

除脩撰在閏十二月巳酉今附此

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為入討

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鄜延與原州鎮我軍皆當賊衝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我軍則鄜延不能應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

急便於調發郡縣脩盜不謹請增尉負益弓手籍其論

利害甚多

此據正傳附見傳云趙元昊反紳請云云不記其日月附傳無此

知延州

范雍言自昊賊不臣鄜延環慶涇原三路並近賊界河南麟府亦接連延州最連要害其地闊遠而賊所入路頗多又寨柵踈遠土兵至少無宿將精卒熟諳山川形勢昨僭稱使人直來本州當時以邊備未脩不欲約回及朝廷却其蕃部馳馬益慢侮不肯收接復要開置權場既不得如請積懷姦謀遂招降熟戶要壞緣邊籬落

近於十一月中盡點其衆作五頭項每頭項八溜共四十溜欲盡收熟戶於所住坐處下寨上假天威偶然殺戮得退今緣邊七百里兵相繼不絕虜劉懷忠族寇保安軍雖盡遣兵官分路以出但虜賊衆倍多未能禦敵然自有邊事以來當州常是控制不暇其環慶路邊寨甚密遠者不過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據要害土兵得力賊又不習知彼處山川道路兼有宿將劉平趙振在彼其涇原路即鎮戎軍渭州城壁堅固屯兵亦衆復

有弓箭手蕃落騎精強况高繼嵩累經任使其餘偏裨  
並是諸處選換之人兼有西蕃轄戩牽制賊衆不敢輒  
近河東遠在一隅地阻兵強並無事宜惟知此路官軍  
不多土兵又少間出衝突今東路自承平至安遠約二  
百里自長寧至承平百餘里自長寧至黃河一百里中  
間空闕並無城寨舊分三道兵馬控扼每處約三千人  
正軍每軍須得閤門祇候諸司使副一兩人指使班行  
四五人前後排布緣臨陣鬪敵事不可測緩急更須藉

人今旋抽差同州都監朱吉環州都監孟方各領一將  
兵馬其孟方近因抗對副總管許懷德拮拾申奏雖已  
告朝廷權留尚慮其人懷不安之心且懷德新落軍權  
未嘗歷軍陣東路巡檢高繼昇又在道物故保安軍德  
靖寨控數路之要而鈐轄盧守勲亦在病告遂差都監  
黃德和往彼恐不為將士所服見全闕兵官先曾奏謂  
如賊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以牽制之朝廷已降處分  
及賊奔衝之時移牒諸路惟環慶洎河東路出兵深入

因得破賊後橋今聞上言者以為引惹生事乞不酬賞  
是欲坐觀此路被害更無首尾相救之勢萬一敗事臣  
雖盡死節已誤國家之寄望察不當職臣僚上言之弊  
更嚴下約束如諸路因牽制而獲功者即明行軍賞  
一路獲全則諸路皆得無虞仍乞早選差兵官共力禦

賊實錄於明年正月二十一日丙子載此疏按疏稱近  
十一月則是指今年事也雅必以今年奏疏明年正  
月二十一日乃到故移見此按延州去京二十四程明  
年八月十七日賊寇鎮戎軍時二十五日奏到凡九日

耳  
知制誥葉清臣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



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重兵舉西北二陲觀之若獲落  
大瓠外示雄狀而中間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  
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於  
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蓄  
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  
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羗戎稍却變  
詐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  
自處則後日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延州之寇當即是  
范雍所言五頭項

者然則清臣此奏  
未必在今年也

廊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上攻守

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惟制西戎似得  
長策於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但任土豪  
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  
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太祖廓清天  
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  
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  
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

以朔方李彛興靈武馮繼鄴徙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  
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就屯千里就糧遠近騷動十年之  
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  
罪亟馳驛奏願脩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  
授之德明潜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  
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無今日之患既以山  
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廊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  
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相持

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元昊一旦為人殺戮酋豪代立與嘉勒斯賚通和約契丹為表裏則西北之邊未可測矣若以廊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衆人心離散與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

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嘉  
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  
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  
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  
過竄身河外窮寇爾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  
以其勁勇而善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  
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  
贍之若收復洪宥以山界憑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堡

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  
非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糧官私疲敝以致小醜  
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亦含容宿  
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敵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  
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  
與契丹結為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  
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  
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本傳云平奏此疏未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由土門  
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被執平被執乃明年  
正月二十三日則此疏必是年冬  
末所奏也慶州去京二十七程

初夏竦請增置土

兵易戍東歸令既下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言  
西兵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  
二千人則歲費緡錢又增百餘萬國用民力恐繇此屈  
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方略自然以寡  
擊衆以一當百又竦云土兵募足量加訓練可代東兵  
此徒虛語耳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

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弊無甚東兵一則不  
慣登陟二則不耐寒暑三則飲食難充驕懦相習四則  
廩給至厚倍費錢帛今募土兵一則勁悍便習各護鄉  
土人自為戰二則識山川道路堪耐飢寒三則代東兵  
歸衛京師四則歲省芻糧鉅萬五則今歲霜早收聚小  
民免至春飢起而為盜六則增數十指揮精兵讐伏賊  
氣乃國家萬世之利臣嘗奏云慮有不忠小人以謀非  
出已或為人所使曲要破壞果有楊偕上書熒惑聖聽



且偕云以寡擊衆以一當百以臣所見此乃虛言古者  
名將王翦南取荆楚須六十萬人韓信北舉燕趙亦請  
益兵三萬惟光武昆陽之戰乘累捷之後前史曾云無  
不一當百乃一時之言非持久之事若偕能之乞命以  
代臣盡減並邊兵馬萬人留百百人留十果以此數平  
寇盪寇即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乃是挾私或懷希望  
亦乞嚴譴以戒讒慝詔以竦章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  
陳蓋以增兵習既不精徒費國用是虜未平而中原因

矣竦乃比臣為不忠小人及為人所使此其用意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大臣也且竦引王翦事為解夫秦楚敵國也楚多勇士故翦有此言今元昊一小賊爾豈與本朝為敵國哉自古將帥深入邊廷未有用六十萬人者霍去病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級過當後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邀濮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鏖臯蘭下殺折蘭王盧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

萬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此數將之兵皆不過萬人其餘深入蕃境或至西域諸國用少擊衆不可勝數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據其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出師討伐何用兵衆蓋竦意戰或敗歟欲以兵少為辭爾又竦言土兵各護鄉土此乃淺近之見自古兵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且以近事言之閤門祇候王文思入敵界為敵

兵所敗土兵皆竄走惟東兵近二百人拒捍射殺敵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將有謀則兵雖寡必精而難陷將非才則兵雖衆必驕而易敗今邊郡參用東兵土兵正得其宜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曰非隴西之民有勇怯廼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世嘗謂河北兵勇臣以為不然昔素紹曹操戰於官渡沮授謂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紹不聽果敗今江浙兵最稱懦弱然昔項羽領江東子

弟八千諸侯不敢仰視是知兵不繫土地繫於將帥訓  
習節制撫養激勵之如何爾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  
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此又  
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土兵募足量加訓練以代東兵且  
土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三二歲未得其用兵精用之  
猶恐奔北豈有量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

或移見明

年二月丙申偕  
自河中徙陝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二十六

宋 李燾 撰

仁宗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雖契丹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朝廷羞後使契丹還者云契丹罷宴如弼言上深悔之

弼熙寧初久旱乞罷御筵指名

宋庠勸仁宗不  
納其言今從之

壬戌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

甲子權增涇州通判一員 廊延環慶經略司言元昊  
遣偽供備庫使美英多吉等至境上欲議通和詔所上  
表如不虧臣禮即受之

癸酉初用范雍奏賞破後橋寨及討蕩吳家等族帳之  
功環慶路鈐轄洛苑使高繼隆為左藏庫使知慶州禮  
賓使張崇俊為洛苑使柔遠寨主左侍禁閤門祇候武



英為內殿承制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劉  
政北路巡檢使左侍禁閤門祇候郝仁禹並為內殿崇  
班東谷寨主右侍禁賈慶柔遠寨監押右侍禁王慶並  
為西頭供奉官東谷寨監押三班奉職張立為左班殿  
直仍詔戰沒及被傷軍士月給外別賜兩月錢糧

西夏傳云

繼隆崇俊攻後橋英入自北門拔之英本傳乃不詳傳  
蓋因范雍所奏也記聞云康定元年正月十八日鄜延  
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體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  
繼隆禮賓使環慶路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領本部  
兵馬入西賊界打破賊後橋寨先令蕃官奉職巡檢李  
明領蕃部團寨繼隆崇俊領本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

又擘兵甲令柔遠寨主左侍禁閤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谷寨監押奉職張立左侍禁閤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仁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令淮安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閤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賊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却吳家外藏圖克金舍利巡家等族帳又領入內西頭供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政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侍軍員兵士及蕃官使喚得力或斫倒人頭或身中重傷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念今來此賊不往來沿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各轉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將士各更効命奉聖旨高繼隆張崇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下各轉官差有

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州

此據司馬光記聞又許懷德傳云賊

攻承平寨不克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入延州按賊以去年十一月攻承平寨今年正月乃屠金明縣其間相距凡兩月餘必不自承平即抵金明懷德傳聯書之恐非事實固當以司馬記聞為正

范雍聞之懼甚即奏疏言延州最

當賊衝地闊而寨柵踈土兵寡弱又無宿將為用請濟

師疏入未報

疏已載去年末

而元昊詐遣人乞和雍信之不為

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申聲言取金

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而寢翌

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擒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

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  
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  
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兵三千發慶州行四  
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蕃官言賊已入塞直  
指金明而雍後檄尋到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保安平  
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况國  
士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至萬安鎮平元孫領騎兵  
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

延州奪門時廊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  
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  
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旦步兵未至與元孫還逆  
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  
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  
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陳相嚮有頃賊  
兵涉水為橫陳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爭奮  
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却之

奪盾殺獲及溺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脰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却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却率麾下軍走保西南山衆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遁與宜孫皆趣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留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

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  
勿應復使人詐為戍卒送文牒者至則殺之夜四鼓環  
寨大譁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  
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衆庸足破乎已卯賊  
黎明復呼曰汝降乎不然當盡死又使人應之曰汝欲  
和者當為汝言之於朝賊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  
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陳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  
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

是夕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

萬俟政慶州東路都巡檢三月乙卯贈子官郭遵開

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三月癸酉贈官王信太原人御前忠佐龍衛都虞候兼鄜延巡檢劉平石元孫被執實錄稱是月十九日按司馬光記聞及趙珣聚米圖經皆不然光所記日尤詳且與珣合今從之王偁東都事畧元昊圍延州劉平石元孫與賊戰於三川口王師敗績平死之

驍騎左第一都指

揮使郭能杖脊除名配許州員僚剩員直

案五字疑有錯誤

能

戍鄜延路而臨陣退走法當死特貸之

庚辰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遠寨六宅

使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左班殿直懷



寶並戰沒詔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都監黃德和領兵防邊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漢人戶仍令延州亟加招集時朝廷猶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衆號鐵壁相公夏人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衆元昊使其諸

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徃徃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境賊騎大入諸降賊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輕以詣元昊

與其子懷寶俱陷沒士彬先使其腹心且多軍主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之使人訶賊皆為所禽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遂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於賊中

此據司馬光記聞又按聚米圖經云元昊

本舉兵趨延州延州悉發兵捍東西兩路士彬所部兵既分保極邊小寨但以數千人屯黑兒寨賊併兵入中路衆寡不敵一日間三十餘寨盡破士彬父子俱死與記聞不同今附見此更瑛考詳

壬午賜鄜延環慶涇原秦鳳麟府并代嵐石隰州戍卒  
緡錢 新知滑州引進使郢州防禦使魏昭晒知同州  
尋加鄜州觀察使知諫院富弼言昭晒乳臭兒必敗事  
又言殿前副都指揮使鄭守忠馬軍副都指揮使高化  
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不報

此據富弼神道碑  
碑云昭晒以觀察

使知同州而實錄但書防禦使及四月青降乃書觀察  
使不知何時遷改據本傳云徙同州改觀察使亦無月  
日恐相繼即有此命故碑云爾今附見碑又云弼論鄭  
守忠高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為殿前都指  
揮使步軍都指揮使按守忠為殿前副帥化為馬軍副  
帥乃景祐四年閏四月弼此時未知諫院今年十二月

守忠罷殿前副帥除安遠節度知徐州化自馬軍副帥  
代守忠為殿前副帥又與碑不合因昭晒知同州並附  
見更須

考詳

癸未朝廷始知劉平石元孫等兵敗被執延州奏到故  
也 詔陝西轉運使明鎬往鄜州同河中府點募強壯  
以備邊

上召左侍禁閤門祗候魯經對便殿欲再遣使嘉勒斯賚  
經辭不行甲申降為右班殿直落職監吉州稅

乙酉詔陝西州軍有勇敢智謀之士識西賊情偽與山

川要害攻取方略者悉詣所在自陳敦遣赴京師選京東淮南兩浙諸州本城兵士分隸禁軍增自京至陝府馬遞四十四鋪驛馬募京城內外捕索元昊刺事人獲一名者賞錢三十萬公人仍轉兩資百姓優與廂鎮知而不告者法外重誅之其妻孥仍配廣南編管

二月丙戌朔詔并代副部署孫廉趨鄜延界併力擊賊仍令秦鳳涇原鄜延環慶部署左右援之先是環州趙振慶州高繼隆以經略司檄各出兵救延州及至賊已

出境廉被詔繼往來至延州賊出境蓋踰月矣

實錄於丙戌書

此又於丁亥書徙并代副部署馬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孫廉知河中府按此時楊偕知河中尋與陝州狄棐兩易又按廉附傳亦不載其嘗知河中又實錄四月廉自馬候英防遷殿候並不載其知河中五月乃書徙知河中殿候英防孫廉為環慶副部署恐廉雖曾除知河中實未起發即改環慶部署也不然狄棐何以與楊偕兩易今削不著以示疑廉等兵至延州賊出界已一月餘日此據聚米經

劉平石元孫敗

黃德和誣奏兩人降賊知樞密事夏守贊頗辨其枉引康保裔事為質自請將兵擊賊

丁亥換宣徽南院使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等使仍

以入內供奉官勾當御藥院張德明黎用信為陝西都大管勾走馬承受公事掌御劔隨之 叅知政事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諫院富弼言天子宇在西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

己丑皇城使文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守忠領梓州觀察使為陝西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代之衰始疑將帥遂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都鈐轄與監軍何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神道



碑及實錄附傳並云詔罷守忠不遣按守忠以二月受命赴陝西五月乃自陝西罷赴闕碑傳皆誤矣或弼上言在五月間守忠卒因言故罷當考

四方館使果州團練使鄜延鈐轄

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仍許便宜從事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遁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無備傳言虜騎將至人心惴恐宗誨乃嚴斥候籍入而禁出使老幼各任其力守禦之計備虜亦自引去

德和正月二十五日到鄜州張

宗誨附傳及正傳云德和遁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曰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因尹洙所為宗誨墓誌按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遁至甘泉掠居民七日至鄜州誣奏劉平等又與宗誨同

問王信以平所在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誨拘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又自稱力戰得脫宗誨何緣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墓誌所云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蓋飾說爾附傳及正傳考之不詳遂承用之誤矣今削去宗誨拘德和事迹且德和見劉平等戰稍却即先遁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旦暮陷安肯却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范雍已劾其罪固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宗誨所拘其理勢亦當然也

禁僧道

往河東及度潼關以西

庚寅詔嘉勒斯賚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若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緣邊經

略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襲衣金帶絹二萬疋

雖被詔然卒不能行也 陝西轉運使兵部員外郎直  
史館明鎬為工部郎中陝西隨軍轉運使仍聽與夏守  
贊王守忠同議邊事

辛卯天文官李自正上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  
當有邊兵大起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中否叅半紂以  
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王者當祗畏天道要在人事應  
之何如耳

壬辰命夏守贊兼緣邊招討使 宰臣張士遜等言禁  
兵戍邊久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既退上召內侍  
就殿隅索紙筆自指揮使而下條為數等復召士遜等  
示之曰朕不欲費三司特出內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  
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  
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陝西安撫使上  
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  
乃開後福

癸巳西上閤門副使符惟忠為陝西安撫副使 詔延

州戰沒軍士官為瘞埋祭酹之賜自京至陝西馬遞急

脚鋪卒緡錢

甲午祕書丞通判鎮戎軍管勾隨軍糧草田京簽書陝

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贇之請也

京本傳云守贇罷經略京還闕應運籌決

勝科不就試去又參夏疎軍事與晁宗慤議不當大舉及任福收青通判廬州不知參夏疎軍事是何時其議

不當大舉附十二月乙巳

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

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

凡五等敢輒隱者重寘之法宰臣樞密使聽畜馬七參  
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雜閤門使以上升  
朝官閤門祗候以上二餘命官至諸司職員寺觀主首  
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至軍頭司  
散員副兵馬使皆勿括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  
私市闕者官給出內庫珠還馬直乃月未事今從本志  
并書本志云並邊七州軍免括馬蓋此

後事今  
削去

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

括此一路安衆心從之

此摠  
家傳

丙申徙知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知陝州偕與夏  
竦議不協故徙之偕初聞劉平石元孫戰沒乃偽為書  
馳告延州曰朝廷遣救兵十萬至矣命傍郡縣大具芻  
糧什器以俟比書至賊已解去及竦節制陝西韓琦又  
言偕當避竦乃詔與河東都轉運使高覲換任覲仍加  
集賢院學士

徙河東在六月  
辛亥今併書之

詔民間以喪柩寓僧寺

而久不能收葬者官為埋瘞之又詔陝西所募強壯止  
留捍守城池毋得遣戍邊又詔京朝官選人三班使臣

有文武器幹者並許經所屬官司自陳當量材試用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其察訪習知邊事者以名聞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叅議之即不須簽檢國朝舊制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



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參取其言而降是  
詔士遜等以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  
此宰相避事爾非畏奪權也時西蕃首領策卜騰沁沙克  
策卜騰意自嘉勒斯賚界各稱僞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  
借職羈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  
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  
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士遜  
等乃不敢辭左千牛衛大將軍綿州刺史從誨等六

人上言幸託肺腑尸厚祿顧無以自効願得從邊以捍  
西賊大宗正糾其事不由本司詔從誨等自今有所陳  
宜關大宗正司以聞從誨德昭孫也 賜陝西緣邊戍  
兵緡錢

己亥詔中書樞密院三司自今大節大忌給假一日餘  
小節旬休並赴後殿奏事 降西頭供奉官薛文仲為  
侍禁廣南監當文仲為廊延路走馬承受方元昊入寇  
輒欲挈族還京師以搖民心故責及之 權停并州永

利東監煎鹽三年

庚子以西蕃首領三班奉職策騰沙克三班借職策卜騰善沁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各賜帛三十疋茶三十斤使還本族捍賊始用富弼之言也 揀在京諸坊監及宮觀雜役修倉備征借事河清馬遞鋪卒升補禁軍是日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素處士懌季興四世孫幼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說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

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所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至是杜衍乞賜以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上嘉其守特賜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良田五百畝其後文彥博又言懌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復賜第一區

辛丑出內藏庫緡錢八十萬付陝西市糴軍儲

壬寅出內軍器庫鎧甲弓弩一萬九千給陝西諸軍

癸卯以延州安遠寨都監左侍禁邵元吉為西頭供奉  
官權塞門寨都監永平寨監押右侍禁王繼元王懿並  
為左侍禁贈安遠寨主東頭供奉官蔡詠為萊州刺史  
栲栳寨主左班殿直高益為監門衛將軍監押左班殿  
直韓遂為左千牛衛將軍環州大拔寨主三班奉職曹  
度為太子右司禦率府率經略司指使借職王至為太  
子右清道率府率初元昊既陷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  
永平等寨而安遠最居極邊賊攻破其門再重至第三

門元吉等縋軍上擊却之拒守累日乃引去屯延州之北三川口列十寨復扣州城呼譟叢射城上諸軍縱擊賊死者頗衆明日皆遁而詠等悉追戰死之故有是命永平寨主監押初欲飲兵匿深山避虜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

主監押慙懼而返虜至圍城吉率衆拒守卒完城寨主  
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記開

云吉後官至團練  
使女為郭達夫人

甲辰詔兵部自今試武舉人以策論定去留弓馬定高  
下弓弩不得加斗力其合格者免監當與緣邊差遣

乙巳詔選殿前諸般材勇者赴陝西極邊任使 賜延

州守城兵緡錢

丙午德音赦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背叛奸細人不赦

見屯將士並與特支其非中傷而潰散者不在此例賊所刼掠第蠲其夏租軍民及內屬蕃部為賊所害者量賜其家緡錢若諸軍更與一季請受是日改元仍於尊號去寶元二字悉許中外臣庶上封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於是上嘉納焉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



糧調民脩築城池悉具數以聞當加優卹官吏因軍興受賕者聽人告比令諸州軍點集丁壯止欲防護城池亦不刺手面除教習外無得他役若姦人妄有扇搖委所在擒捕之先是詔陝西點募強壯命琦撫諭仍促本路如詔言者又以增數為請琦奏曰轉運司及郡縣尚未點集必謹重此事慮有驚擾蓋民情既為強壯且憂刺以充軍本路近嘗添差弓手耳目皆已習熟必無疑懼請除商號二州外各於逐縣見管鄉村三丁已下主

戶內選差一名充弓手更不差強壯使減稅免立階級  
分番教習著為條約甚備詔悉如所請將佐懦怯者並  
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  
度等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  
國獻計雖稍取用乃置於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効非  
所以開示誠意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先是詔陝西點  
募強壯以下並

據韓琦家  
傳附見

初華州進士張源逃入賊界言者請因而懷撫以反間

之戊申賜其家米十石錢二十千

五月九日捕家屬赴闕六月乙未送虜州

田畫記張源吳昊事云元昊倚二人為謀主時二人家屬屬康隨州張吳間使謀者矯中國詔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臨境作樂迎此二家駿馬輕東而去

已酉知延州范雍言今陝西用兵之勢宜令大臣以重兵守永興軍河中府涇原環慶等路有警則以永興兵援之鄜延等路則以河中兵援之今夏竦在永興則臣當在河中以張諸路兵勢其延渭環慶極邊並以武臣宿將守之以備戰鬪而朝廷終末以為然臣又請選兵

官及益河東兵馬二十指揮至延州亦不得報西賊既知本路無銳兵宿將遂悉舉衆而來攻圍李士彬父子寨柵三日之內徑至州城下是時城中若得河東兵馬縱未能掩捕應亦接得劉平入州平既軍馬遠來為賊隔斷衆寡不敵遂致陷沒今金明一路塞門安遠兩寨圍閉經月息耗未通萬一復來寇城亦未免為閉門自守之計欲乞且差趙振為副都部署及選差鈐轄都監三兩員別濟兵五萬分守要害即一路尚可無憂昨朝

廷更詢臣深討之計且天兵有數而犬羊之衆無限中國習鬪戰有時而賊能飢寒不避暴露善涉險阻日以劫略為事又沙漠遼曼赤地千里糧餽不繼臣未知深入之利也太宗朝繼遷猶是新集烏合之衆命李繼隆等五路進兵亦無功而還况今倚契丹為援吞并西土三十年聚蓄國家所賜財貨與當時固不相侔然臣以為朝廷久以恩信接契丹願試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師助我復厚以金繒賂嘉勒斯賚及二子亦令舉兵犄角而

前庶此賊可指期而滅如得綏宥銀夏數州即每歲更增賜契丹十萬縱未能必取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謀也  
庚戌右千牛衛將軍兗州都監曹英為西染院使環慶都監英前知鎮戎軍坐䟽邊壕為賊騎所襲降官至是復起之  
曹英未詳夏竦乞罷純軍第一表云曹英敗于新壕即此事也但不得月日爾罷郡  
縣主宅巡護禁軍

壬子新陝西隨軍轉運使明鎬為陝西轉運使兼隨軍轉運使  
命殿中侍御史陳洎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

王滋提舉催促陝西州軍修築城池洎彭城人也

王滋未詳

贈延州金明縣令陳說為工部郎中錄其子仲舒為左班殿直先是元昊寇金明而說固守力戰以死故卹及之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象州防禦使環慶副部署知環州趙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登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部

署劉興為洋州觀察使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始元吳  
將反為金冠珮隱飾甲騎遺屬羌振在環州潛以金帛  
誘取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請告鄰部俾以環為  
法庶可披賊勢不聽於是東焚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  
萬一旦不戰悉為賊所有延州幾殆唯環慶獨無患

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捄及  
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  
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且乞留雍以安民



心趙振麓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當必  
易則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  
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三月乙卯朔贈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子天益為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天益與西賊戰沒也

万俟政正  
月與郭遵

俱以巡檢所部兵會三川口當是延州此云慶州更須考  
之會要錄死王事子孫乃云元年政與西賊戰沒錄其  
子天益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與實錄不  
同又韓琦三月末疏云政為降虜當考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

之策

戊午原州乾興寨主西頭供奉官李繼明監押左班殿直孫佶並杖脊刺面配沙門島坐賊圍鎮西堡而不即

救援也

乾興寨鎮西堡後並屬鎮戎軍

庚申再降工部郎中郭勸為兵部員外郎尚食使惠州刺史知滋州李渭為右監門衛將軍三門白波都監元昊侵邊不已軍中擾攘言者追咎勸渭不當拒絕善約特故再降之

按郭勸傳再青時實知磁州而李渭傳又云渭在磁州再青實錄亦載渭知磁州勸但書

官不記差遣  
蓋踈略也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乘天下  
久不用兵而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用甘言悅守臣  
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於  
戒嚴劉平任輕躁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駭驚  
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緣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  
百里湏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  
寇大至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逐每城選閭門祇候以  
上為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填

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人屬之使為三寨之援上下接應左右相顧為不可攻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義者乃欲結西域諸國為天兵之援且羌人貪而無親勝不相下徒耗金帛終誤指縱如涇原康奴密桑大蟲數族久居內地常有讎覆之情儻不剪除恐終為患議者更欲命輶戩為緣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

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矣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  
既窮腹心之患也凡軍湏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挽而  
子荷道路愁歎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  
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恐猶未及況民力乎四路用兵  
之郊列城禦寇之地騎罕並轡車不方軌惟涇州鎮戎  
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誠取笑狂童未為  
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  
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途大則攻縣鎮賊兵外擾群盜

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修緣邊城池  
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為  
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廣土兵減騎卒蓋土  
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  
誘兼并寬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  
挫其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  
虎士得以忘生也時手詔諮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  
合議上對退復奏此疏上嘉納之

此據實錄并執中正  
傳修入附傳無有也

辛酉詔嚮許邈臣便宜行事者除夏竦外餘悉令封還  
所受詔書又詔諸路部署鈐轄司毋得納元昊界內附  
者右正言直集院修起居注吳育言比嘗建議乞通  
回紇以破吳賊且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奴右臂蓋  
諸戎內附雖有點虜不敢獨叛唐太宗常賜回紇汗并  
與其宰相詔書及納其貢奉答以金帛真宗命博囉齊  
攻殺李繼遷其子德明遂歸順吳賊見朝廷比年與西  
域諸戎不通先以財物啗鄰境使巢穴無虞然後萌狂

悖之心宜募機辯有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  
伐謀之要也若經嘉勒斯賚及他蕃部亦密諭以朝廷之  
意使并力以攻均其恩賜同其功利以情料之無不聽  
命者又錄真宗時通西域諸國并昊賊父祖始末事迹  
上之

癸亥萊州團練使葛懷敏為涇原路副都部署兼涇原  
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懷敏前坐王德用責知滁州  
於是復用既入對以曹瑋嘗所被介冑賜之令制置廊



延環慶兩路存廢寨柵 詔陝西城池委都轉運使張  
存與安撫使韓琦殿中侍御史陳洎相度且治邊要之  
處餘令以漸興功毋致傷農用陳執中之議也

乙丑御崇政殿閱虎翼軍士習戰 詔鄜延至鄜州環  
慶至邠州涇原至涇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先是但  
走人偵報韓琦以為請乃從之

辛未詔延州籍戰沒軍士之子孫以月糧給養之

壬申以宮苑使達州刺史高志寧為河北諸州軍安撫

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反志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  
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趣覆其巢穴所謂疾雷  
不及掩耳章數十上不報徙知貝州及劉平石元孫陷  
於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  
至闕問今宜為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法  
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上臨試之  
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  
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為備故有

此命俾經略之

此據韓琦墓誌

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簽書涇原秦鳳經略

安撫司判官事從葛懷敏之辟也

洙先從葛懷敏辟但為涇原秦鳳兩路經

略安撫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為陝西路經略安撫判官曾錄於此即云陝西誤也

太子

中允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秘閣延州之

後左侍禁閣門祗候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

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揚言當

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

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則必死  
獨出入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  
知不可敵使人持大拳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為遵所斷  
因縱使深入措兵注射之中馬馬踉仆地被殺於是特  
贈遵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  
母賀封仁壽郡太君妻尹安康郡君弟青石侍禁達三  
班奉職四子尚幼上悉為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  
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為尼亦賜紫

方袍遵所用鐵杵鎗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於

戰處皇祐中乃并與衣冠葬之河南遵開封人也

司馬光記

聞載韓琦奏郭遵死事與史略同王向集有記慶厯二年客語云郭遵舍軍親造黃德和壁趣救兵德和不從遵還與劉平石元孫同擊賊既敗走東原大崖下趨環州聞德和已斬死事者皆得封遂匿不敢出今傳所稱覆馬以殿持稍橫哭賊持大拳索迎遵馬縱遵深入皆因客語也餘並不取客語又云德和先分兵萬餘屯西陲亦與史不合客語要未必俱可信爾

乙亥御延和殿擢諸班殿直衛士有材武者二十九人散直都虞侯王達授宮苑使昌州刺史東西班指揮使

許遷為供備庫使達開封人遷邢州人也

丙子大風晝暝經刻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  
丁丑罷大宴申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群  
下猶未有所獻故也 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今災變  
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為無事竊考災異之所從  
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飭五事以當天心雖罷大宴未足  
以厭塞天變也

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王駿右諫議大夫知樞密

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並罷驥知河

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天聖中驥嘗使河北

天聖中驥

使河北當是六年八月事

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

留意邊防驥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權  
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  
間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斬之失衆心  
不可德明為賞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  
為邊患驥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叛帝數問

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  
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  
驥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驥乃思瑋言因以語所親厚

者云

三樞密同日罷用張士遜議此據張方平傳沈存  
中記三人罷樞密并及夏守鬻按守鬻先以南宣

徽使經略安撫陝西不  
與三人俱責存中誤也

三司使刑部尚書晏殊資政

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保  
安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  
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授諸將及募弓箭



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之  
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詔賜  
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於是  
復召之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  
舍人鄭戩權三司使事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知永興  
軍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關中民苦調發吏或促  
辦因以侵漁行為之區處計畫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  
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他州民費省幾半

及為開封於民政尤盡力權近素聞衍名莫敢干於事者吏部員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言也儀州刺史鄜延副部署許懷

德既破賊於承平寨賊去屠金明縣復進圍延州懷德遽還夜遣裨將以步騎千人出不意擊之斬首二百級遂入延州於是授懷德鳳州團練使專領延州東路葭村一帶公事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舉部內才任將帥者以名聞從知諫院富弼

言也 初黃德和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縱掠  
居民七日達鄜州明日有敗卒從間道至德和問以劉  
平石元孫所在對曰方戰時相失不知何在或言以失  
亡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德和曰若爾平降賊明矣今當  
作奏言吾與汝轉戰得出不唯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  
既出乃揚言平實降賊有蕃落將呂密者親見賊執平  
及元孫亦給對德和曰賊以紅旗導平等西去德和喜  
與其意合乃命親吏作呂密等狀諭以今列名者皆得

賞吏又私增軍士數人即上奏言賊以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再接再戰而平敗降賊臣等不受屈力戰得出後數日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宗誨問平所在信惡大將見執紿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平令帳下李康往荅之既而還言元昊欲太尉面相約平即乘馬入賊中從者不得入德和起就東廡謂信曰人皆言太尉降賊而汝獨言約和何也信曰非信所知也他日德和復召信告之曰我已奏太尉

降賊與汝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能受枷禁乎我句汝一銀釵鬻之並去勿留時鄜延已使人拘信信不得去會天寒甚信乃為書遺平之子曰信從大尉與賊戰不利入賊與賊約和今人乃言太尉降賊信當以死明之今衣裝悉為賊所掠願少有所濟保太尉一家鄜延路走馬承受得其書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臣盡忠於國而范雍誣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

懃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懃  
得書又以聞朝廷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  
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  
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  
二人自虜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  
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寸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  
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  
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侍講賈昌期言漢殺李陵

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  
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平果存亦不得還矣乃  
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  
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  
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戰沒  
狀上即命撤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匹錢五百貫  
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

賜平等家錢布乃三月二十三日此時河中獄

雖未決德和誣奏亦稍辨矣故朝廷有是詔始朝廷信  
德和誣奏却發兵圍平等家乃有是賜則圍必撤矣不

待斬德和後也寶錄本傳皆云斬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踈略又云御史按得寶延州吏民方詣闕訴平等戰沒狀此又不然方遣使置制獄吏民即當詣闕矣既得實狀又何訴然今悉刪濶使不相抵牾

延州之圍既解鈴轄盧守懃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懃游說既改除守懃陝西鈴轄知制誥葉清臣聞朝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即上疏曰臣聞衆議延州之圍盧守懃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昊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



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吳賊退守懃懼  
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  
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為  
奏陳冀望取信止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  
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懃事狀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  
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懃此必有議者結  
附中人營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臣不可輕起大獄  
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

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羌賊破一縣禽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為重輕望詔彥博鞠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實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言盧守懃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

不竟時守懃子昭序方勾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

葉清臣上

疏不得其時蓋清臣聞朝議欲赦守懃即上此疏時獄猶未具朝廷亦未明降指揮微有所聞疏即先上爾按三月三日守懃改陝西鈐轄恐清臣緣此上疏然疑不敢決今附見三月未賜劉平家錢帛之後清臣以此月未上疏四月二十七日守懃乃與用章等同責所以責守懃則清臣上疏之力然用章等責比守懃猶重故傳云守懃纔降湖北都監也今於四月二十七日常守懃責時仍記其事

始延州民詣闕告

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

已郊工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吳遵路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遵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并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叅知政事同議邊事仍書檢從知樞密院事晏殊之請也

辛巳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賜京師河北陝西河東諸軍緡錢蠲陝西夏稅十之二減河東所科粟

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遂置廳於樞密院之南 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及置獄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啟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

謂隳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陣先退儻遇大敵則孰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防邊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禦人哉上嘉納之

延州之圍也范雍禱於嘉嶺山神其夕賊望城上若有  
鬼物持兵狀遽解圍去雍以其事聞甲申詔封山神為  
威顯公 時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  
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  
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  
非盡付他人也乞與廷辨此據墓碑不得其  
時附見二月末 陝西安  
撫使韓琦上疏言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  
塞陝右驚騷陛下不以臣不才俾用安集受命引道徑

趨西陲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  
宴犒故經度廉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  
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  
一二思欲歸覲之日面陳旒宸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  
合敷奏臣竊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  
疑養成兇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  
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  
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



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焉已并為之禽矣  
偏裨之勇鷙者如郭遵万俟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  
矣藩籬熟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之族亦為之降且虜  
矣

米知順保安熟戶寶元二年十二月初見其  
降虜月日未見李思又不詳何處熟戶當考

戊卒陷

沒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從而可知范雍  
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

趙振二月二十八日自環慶  
移知延州七月十六日青絳

州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  
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之強悍敢關後來者未

聞過之所存熟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里跨二土山在其

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路川原坦闊昨來張宗誨

張宗誨寶

元二年十一月知鄜州康定元年二月四日領興防二十三日改永興鈴轄

應卒繕完未甚

周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板盡以人戶獨扇門

為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

王德基正月二十七日為鄜延鈴轄知鄜州四

月八日青廬州都監

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甚多轉運

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亢

張亢四月六日自涇原移鄜延知鄜州

交替便

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況在城所屯兵馬不滿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延州但恐即目備禦未能固守鄜州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况鄜延路一帶係吳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便於巢穴臣慮出其不意再來奔奪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

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新用劉興

劉興二月二十六日為環慶部

署兼知

知州久闕部署高繼隆

環慶鈴轄

張崇俊

知慶州

雖有

心力不經行陳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監之內亦無得

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之

葛懷敏三月九

日為涇原部署兼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副使四月二十五日為涇原副都部署

若取其謀智則

懷敏非夏竦之比若籍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伍

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路經略使二員分護諸

將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

徒使夏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惟秦鳳一路去賊甚遠

比之別路未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

應魏昭晒王克基

魏昭晒正月二十七日知同州四月八日責峽州王克基正月二十六日

為河中鈴轄五月二十一日徙潞州

未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

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  
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  
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事競務增置寨柵  
以邀賞恩止為熟戶防家於國實有何益至今孤囚軍  
旅蓄聚資糧犬羊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率例復失和  
妬能害功動至矛楯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此

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為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為無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切料劇賊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衆我寡戰必敗亡所至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筭早圖平殄以安生靈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差銳兵三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鄜州選才望大臣一員復

本路經略之任兼知鄜州處置邊事令張亢

張亢四月六日知鄜

州固以為鄜延鈐轄矣十二月乃加都鈐轄

就充本路鈐轄於鄜州駐劄用

朱觀

朱觀六月六日以供備忠刺為鄜延鈐轄

知環州就差葛懷敏充環慶

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鄜州

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

葛懷敏五月二十五日知涇州夏竦同日

知永興

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

臣充環慶部署令秦州曹琮兼管勾涇原路兵馬公事

曹琮四月十二日同管涇原兵五月六日又同管恐四月所書或誤

准備分擘秦鳳間兵

互相策應其沿邊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  
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朝廷委經略部署司須移那兵  
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員  
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又差弓箭手防護所有  
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於諸班新換右職臣  
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部署鈐轄別差稍知邊  
事臣僚充替魏昭昞

四月七日魏昭昞已責陝州

王克基

五月二十一日王克

基以河中鈐轄徙潞州

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



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仗失人甚多亦乞速降  
指揮促收但以其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  
拘等仗愚短所見願早裁擇上皆納之

琦上疏當在三  
月末或四月初

故王克基魏昭晒以四月八日責官此疏獨猶未及知  
然張亢以四月六日移知鄜州疏云近知張亢交替則  
上疏當在四月六日後又疏云就令張亢為鄜延鈐轄  
按亢知鄜州即兼鈐轄不知琦疏何故云爾或是亢先  
以涇原鈐轄來交替王克基元未正除鄜延鈐轄交替  
後德基責降乃正除也今附此疏於三月更須詳考

是月詔權停貢舉

